

吳天任著

牧課山房散稿

李猷署於



吳天任著

牧課山房散稿

李猷署於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六月初版

牧課山房鼓槩 全一冊

每部定價 港幣
新台幣

著者：吳 天 任

校對者：劉 兆 鏐

寄售者：東 亞 印 刷 公 司

承印者：東亞打字彩色印刷公司

台北市昆明街二七七—一號

電話：三〇〇八二二五二六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牧課山房叢稿自序

余不善爲文，所作無多，蓋欲藏拙；而自弱冠以來，讀書執教，作幕交遊，間亦隨事命筆。其專門撰述，既多成書別行，所餘零篇短製，拉雜叢猥，但取達意，不論工拙，頻歲亂離，未遑檢錄。比念栖遲海角，卅有餘年，老病侵尋，世變未已，乃刪取百餘篇，略加類訂，並以年次爲序；至於文史雜論，則多年來在學海書樓與大專院校講課，或文史期刊發表刪存之稿，語意膚淺，但爲中等學生言之，不足供大雅一哂。茲以文錄爲上編，雜論爲下編，而統署曰叢稿。過而存之，聊誌所歷，博識君子，庶無吝教！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壬戌初秋，吳天任荔莊識於香港。

牧課山房叢稿目錄

自序

(一)

上編 文錄

論 辨

孟子荀卿論

論元遺山

論明永歷帝

樸學與文辭

書法與毛筆

釋灝

序 跋

祝藁學校丁戊同學錄序

黃祝藁師兵中懷人詩跋

集杜詩序

端州感事詩序

台城秋感詩序

瞿留守浩氣吟書後

留別長沙公園詩序代

機聲燈影圖序

祝校丁戊夜班同學錄跋

甲申兵中懷人詩序

懷人詩跋

跋聽秋閣集

哭黃祝藁師詩序

祝校復校特刊序

越華中學恆一同學錄序

鄺景三印譜跋

龍龕道場銘考自序

都門感事詩序

繁昌謝氏宗譜序代

跋黃季剛絕筆書

青社心聲序

香雪莊藏印序

文象廬詩序

梁梅格詩序	二二
楚辭書錄跋	二二
荔莊詩稿初集自序	二三
跋林千石百體書法	二四
金文泰中學第九期校刊弁言	二五
中國美術院師生畫集序	二五
何翹高年譜自序	二六
日本國志節記自序	二九
葛量洪師範學院仁聲創刊詞	三一
知非樓詩序	三一
今畫刊序	三一
蒿菴詩序	三三
自怡悅齋詩序	三四
大學新論序	三五
黃公度傳稿自序	三七
求慊齋詩文續集序	四二
楊惺吾年譜自序	四四
水經注引書考序	四六
水經注故事鈔序	四九
書譜通解序	五〇

贈言

梁節庵年譜序例	五〇
餘菴文集序	五八
廣東歷代詩鈔序	五九
修竹園近詩序	六一
古文選粹序代	六二
荔莊詩稿初讀集自序	六三
歐崙山遺卷跋	六四
黃公度先生年譜序例	六五
三水藝文略三水詩存校後記	六六
羅定各界歡送朱縣長解任並贈萬民傘紀念詞代	六九
袁母翟太夫人壽序	六九
張韶石畫展贈言	七〇
許愛周七十一壽序代	七一
高門五弟子畫展會贈言	七二
林德銘畫展贈言	七二
桂太史及其書法	七三
周梁伉儷畫展贈言	七四

馬少如畫展贈言……………七五

靳微天水彩畫展贈言……………七五

靳杰強書畫展贈言……………七六

李超哉書展贈言……………七六

陳維略書展贈言……………七七

靳義書畫展題辭……………七七

書 牘……………七九

爲恩平縣募捐救濟難童告各界書代……………七九

四邑各界慰勞防軍書代……………八〇

答謝羅定各界歡送書代……………八〇

答莫儉溥……………八〇

答吳萬谷……………八一

與簡馭繁……………八二

答王潔生……………八二

答駱香林……………八二

答李嘉有……………八三

與鄭德坤……………八四

答葉仲雅……………八五

答李嘉有……………八五

答羅戎菴……………八六

答葉仲雅……………八六

答李嘉有……………八七

答陳淵默……………八七

雜 記……………八九

秋郊牧課圖本事記……………八九

欣園記……………九二

北海堂記……………九三

傳 狀……………九五

楊守敬傳代……………九五

羅宗淦行述代……………一〇六

黃榮康傳……………一〇九

碑 誌……………一二

羅定抗日陣亡將士暨死難同胞紀念碑記代……………一二

哀 祭……………一三

公祭六十四軍陣亡將士文代……………一三

頌 贊

公祭國府林故主席文代	一一三
首都文化團體公祭甘地輓詞代	一一五
陳振先告窆誄詞代	一一五
馬質夫悼詞代	一一五
羅宗淦誄詞代	一一五
德慶百川農業學校頌詞代	一一七
流點別墅落成頌詞代	一一七
中訓團留京同學春季聯誼會頌詞代	一二七
輔國闡化正覺禪師專集頌詞代	一二八
空軍機械學校成立十二周年紀念訓詞代	一二八
軍需學校卅七周年聯誼會頌詞代	一二八
空軍幼校第三期畢業訓詞代	一二八
前題代	一一九
陳伯南將軍六十壽頌代	一一九
香港華僑日報三十三周年紀念祝詞	一一九
簡氏宗聲續集題詞	一一九
先師黃祝堇先生像贊	一一九
國風藝苑創刊題詞	一二〇

聯語附

贈美國康州中區學院暨院長衛汝德博士紀念詞代	一二〇
何耀光六十壽頌	一二〇
黃君璧七十壽頌代	一二〇
香港師訓班畢業同學會刊題詞代	一二一
李伯豪將軍八十壽頌代	一二一
張苑漚九十壽頌	一二一
張曉峯八十壽頌	一二一

下編 文史雜論

楚辭用字與造句法的探討	一三一
漢詩的發展與古詩十九首	一四三
正始文學與阮籍詠懷	一六七
魏晉士大夫的生活談	一八七
集南北朝詩賦大成的庾信	一九七
雙聲疊韻與疊字的運用	二〇七
學詩四講	二一一
論排律詩	二二五

認識中國史學（附史書要目及其讀法）……………	一三三
章實齋編湖北通志的經過及其檢存稿內容的特色	
……………	一五三
清代金石四書答問代……………	二六九
對黃公度新派詩的認識……………	二七九
黃遵憲與維新政治……………	二八五
黃公度之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志……………	二九二
楊守敬與水經注……………	三〇九

牧課山房叢稿

上編 文錄

南海 吳天任 荔莊

論 辨

孟子荀卿論

天之生大聖哲也，必有人焉，繼起而昌明之，而道乃大行於天下。孟荀二子，爲孔子後二大師，繼七十子共傳孔學，上說諸侯，下教百姓，使天下一歸於孔道者也。二子譬猶孔子之門，學者欲觀孔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由孟荀入門，則宮牆外望已耳。孟子傳大同之學，荀子傳小康之學，孟子天資卓越，人不能學，故其弟子可觀者，僅樂正子一人，餘則碌碌無所表見；荀子學問精深，猶易趨步，故其弟子，如韓非能著書，而李斯佐秦定天下，此其別也。夫孔道之有孟荀，亦猶詩界之有李杜，太白天才卓絕，思想飄逸，人不能學；子美沉雄精實，規模易得，後世學之者多，而太白則鮮所見也。至若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其說各走極端，吾皆未敢信之。夫人性固有善惡，孟子主性善，以引人爲善，則偏於上智；荀子主性惡，以勸人爲善，則偏於下愚，其陳義雖不同，而所以教人爲善則一。然吾聞孔子之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顯分上中下三等，不偏於善，不偏於惡，斯得之矣。宋儒以孟子性善之說，近於佛學，故揚孟而黜荀，非公平之論也。二子吐辭爲經，優入聖域，闢異端以崇聖道，本自同功，而孟子持論，且未若荀子之平允。然孟子公羊之學，荀子穀梁之學。孟子高明，直指本心，是尊德性，後世陸王近之；荀子沉潛，道問學，後世朱子近之，各有所長也。嗚呼！方今禹域阽危，人心陷溺，邪說暴行盈天下，非聖人復起，其孰能迴狂瀾於既倒哉？居今日而言救世，則孟子性善之說，雖失之偏，然使人知本性皆善，可爲堯舜，因以勵其上進之念，或可蘇既死之人心於萬一；若夫處亂世而言性惡，恐更益其惡而不可收拾矣。

論元遺山

元遺山生當金元易代之際，國家殘破，身受俘囚，金亡後閱二十四年始卒，故其詩憎懷故國，感愴悲涼，良有以也。全謝山於其求修金史，委蛇於元之貴臣，所爲諸佐命碑版之文，至加先太師先相先東平之稱，有失故國逸民身分，譏爲降志辱身，後世之蒙面異姓，而託於國史以自脫者，皆此等階之厲云。而施北研作遺山年譜，以遺山所以不死，固自有在，誠以國史存亡，知交淪沒，深欲有所表見，是其自處不碌碌矣。其時蒙古貴臣，無論故交新知，皆愛才下士，咸交書幣，四方碑版，爭趨其門；而遺山聲光雖振，貧困自如，周旋之間，不過商訂金石，評論詩文，無他望也。所致意者，惟私錄之赴告，風雅之散亡，於流離遷徙之中，寓訪逸微聞之意，庶幾野史亭中，成此一編一集，冀以盡忠先朝，補救萬一，其力良勤，其心良苦，其志亦可悲矣。其碑文稱謂，大抵爲後人增改，恐非遺山之意，觀其晚年雖見元世祖於潛邸，卒亦終身不仕，賢於同時諸人遠矣，區區碑事，何足爲累乎？明人儲巖重刻遺山集序，謂觀其對努申之語，志聶女之墓，隱忍激烈，意蓋有待而爲，有待而不克，豈非阨於時耶？讀其金亡以後之文辭，悲歌慷慨，有詩人傷周，離騷哀郢之意，亦可見其志也已。余謂兩論俱較平情，足以知遺山之心。謝山之言，殆借遺山以責清初諸公耳。然遺山於元既未嘗出仕，僅爲故國文獻，盡其綿力，又豈貳臣輩所可同日而語？抑北研謂其國亡不死之兩事，固遺山所自託，而其自視不碌碌，留身以待，爲斯文計，所關尤重。金史本傳稱兵後故老皆盡，蔚爲一代宗工。郝伯常誌墓，稱其詩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宜配蘇黃。趙甌北謂其專以精思銳筆，清鍊而出，故其廉悍沉摯處，較勝於蘇陸。古體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窘澁，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此誠知言之論。夫文章雖屬餘事，而遺山之深心，既有所蘊，則必有所發，其身世家國之所遭，破亡奔走，抑塞窮愁，而無可告語，發而爲文章，乃有可歌可泣之作，傳之後世，感人獨深，蘇黃無是也。是知詩文與時事身世，固如影之隨形，而無可分割

者，此靈均少陵與遺山輩，所以獨有千古者也。遺山雖未能成修史之願，而元人纂修金史，於三史中最稱完善，亦以本諸遺山所撰之壬辰雜編中州集續夷堅志諸書，四庫提要稱其著述有裨實用，豈虛語哉？向使當時遺山慷慨一死，其影響何能至是。遺山詩之佳者多爲國亡後之作，七言古律之勝無論矣；其七絕亦有非蘇陸所能及者。曾滌生選十八家詩鈔，僅錄其七律，而七絕不與焉。至錄東坡放翁七絕，則各達數百首，未免失之。近世鄭蘇戡之七言古今體，亦頗類遺山，乃以遺山因求修史而降節以譏之，則亦不自量之甚矣。蘇戡父子，晚年附敵求榮，爲日寇傀儡，其降節無恥，寧非更甚，尙何顏以譏遺山耶？遺山生當變亂滄桑之世。故其詩拂鬱不平之氣，蒼涼感慨之音，讀之使人低徊不盡，誠如甌北所謂事關家國，尤易感人者。余往選遺山詩教授諸生，每至花啼杜宇歸來血，樹掛蒼龍却後鱗。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只知潮上真兒戲，誰謂神州竟陸沉。蕩蕩青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千里關何高骨馬，四更風雪短檠燈。諸聯。七言絕句如爲向畫梁雙燕道，營巢何處過明年。重來未必春風在，更爲梨花住少時。無端種下青青竹，恰到湘君淚盡時。啼盡杜鵑枝上血，海棠明日更應紅等句。聽者每至感觸泣下，其移情之力遠矣。嗚呼！自放翁沒後，南宋作者無嗣響，元明以降更無論矣。遺山崛起北方，獨領風騷，豈獨五百年而已，近代王湘綺乃詆爲強學大家，無亦途徑各異，酸鹹殊嗜，而文人褊狹之見，未能免耳。湘綺力摹漢魏，而所作不獨無自我個性，亦乏自己面目，雖工何益？夫論遺山之詩文，必須合其身世遭際與其影響所及並言，而不徒較其文字之工拙已也。古今大作者大文章，莫不如是，拘隘陋儒，恐未足以語此。遺山詩注，雖以施北研箋注爲通行，而仍嫌未善，有應注不注，不應注而注者，獨其所訂遺山年譜，並詳時事出處詩文，則大有知人論世之功耳。

論明永曆帝

明季南都既破，張國維等奉魯王以海，稱監國於浙江之紹興，黃道周等奉唐王聿鍵稱帝於福州，前後年餘，相繼敗沒。桂王由榔，以襲封南藩，於清順治三年，爲丁魁楚瞿式耜等奉迎監國於粵之肇慶，旋即帝位，改

元永曆，時西南各省，版圖未改，清兵勢力，尙難顧及。永歷聲勢寢盛，附者日增，奄有湘贛粵桂滇黔諸省兵民力量。使帝果敢有爲，任用得人，上下一心，悉力以赴，雖未必能恢復舊物，而以地勢險阻，民物殷富，與清廷對壘而治，或亦可稍延明祚於西南半壁也。而乃庸懦畏葸，戰守不定，坐席未暖，聞敵先逃，朝廷內外，文武將臣，相互傾軋，輕國家而重私門。卒至強敵壓境，土地日蹙，大勢已去，而戮力諸臣，如瞿式耜何騰蛟等，相繼殉難，轉爲悍將孫可望等劫持。旋復竄身緬甸，覲顏求庇，始則從臣皆爲緬人所殺，終則身繫異域，傳送軍前，猶欲苟活旦夕，見辱而死，原其大節，視廣州唐王聿錡之凜凜死義，相去抑何遠哉。嗚呼！吾讀永曆從臣劉范之狩緬紀事，以謂帝在昆明出奔，倘不南走緬甸，而西幸巴蜀或可憑藉天險資源，稍支殘局，而免於蒙耻異邦，身死國滅。昔宋亡於兵弱，今明之亡，非無兵將，實亡於人謀之不臧，豈不然哉！余覽其肇慶行宮故址，俯仰興亡，不忍遽去，曾有詩云：從官終愧崖門水，故老猶傳永歷年。上句責其不早死義，致被執辱，借從臣言之。下句則帝雖死，而鄭成功及其子若孫，在台灣猶奉永曆正朔至三十餘年也。雖然，以帝之庸懦，播遷不已，而自順治三年至十八年，及身享國，猶歷十有六年；以視福王，當燕京新陷，兵力臣庶，咸集南都，虎踞龍蟠，本大有可爲，亦僅偏安逾歲，轉瞬破亡者，抑又何如？而吾以爲福王諸臣，除一二忠節如史可法等，其君臣庸闇誤國，猶遠過永歷時也。嗚呼！帝亦足以自豪於明季也矣。

樸學與文辭

言樸學者多拙於辭章，清乾嘉諸經師中殆無一人能詩者，集中雖多有詩，不過極拙劣之砌韻文耳。卽其爲文，亦皆質樸，言無枝葉，而旨一歸於雅正。語錄文體，旣非所喜，而亦不以奇古是尙。顧亭林論文曰：「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之所以自蓋其俚淺也。」此實切中古今文人之病。清學皆宗亭林，文亦宗之。梁啓超謂當時學者爲文，蓋有三信條：一曰不俗；二曰不古；三曰不枝。

。此種文體，最宜於學術上之說明。而爲當時尊宋學之桐城陽湖派古文家所不喜，漢學諸師亦鄙薄兩派古文。戴東原與方希原書，力規古文家，其言曰：「諸君子之爲之也，曰：是道也，非藝也。夫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覩其非藝歟？」蓋桐城派好述歐陽公「因文見道」之言，以孔孟韓歐程朱以來之道統自任，而與當時漢學家者互相輕。姚姬傳嘗欲從學東原，東原謝之，亦薄視當時言古文者之空疏耳。錢大昕與友人書，亦極斥方望溪古文義法，其言曰：「方氏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法且不知，義更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波瀾意度近於古而喜之。」由是方東樹著漢學商兌，偏詆漢學諸人，姚姬傳亦爲文詆漢學破碎，而漢宋兩派交惡。此非僅以學派殊途，而文辭異趣，所關亦非細故也。平情而論，道與藝固相互爲用者，言道不言文，則道固有待文而顯而傳者矣。孔子曰：「其旨遠，其辭文。」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顧文不能離學離道，離則浮光掠影，華而不實，亦寧足觀乎？近日不學者無論矣；其以學人稱者，亦但爲綴輯分析之工作，其著述之文，率多拖沓蕪穢，讀之生厭，新進學子，沿流承風，抑又下焉。但難採唾餘，稍加類聚，東鱗西爪，毫無旨歸，而亦囂囂然以著述自詡，是何怪今之所謂著述之汗牛馬而充棟宇乎？核其書則連篇累牘，不知所云，間有精要理解，亦格磔而不能吐其意，則不學無文之過也。乾嘉諸儒，雖不工爲美文，而論學說理，暢達雅正，根柢深厚，固不失爲學人之文。昔人論學，以義理考據辭章並重，辭章之道，雖不必蘄其絕妙，然使不足與義理考據相發者，則不惟不足以傳後，亦不足以信今，而義理考據二者更何有焉？閒嘗論之，清初大師，顧亭林雖非專事辭章，而文固深粹，詩尤蒼涼沉鬱，直追少陵，論者謂牧齋梅村之沉厚，漁洋竹垞之博雅，不過詩人之詩；若夫繼體風騷，扶持名教，言當時不容已之言，作後世不可少之作，當以先生第一。視浮文不學，或樸學無文者，俱遠過之。乾嘉以後，工駢體文者輩出，經師中如孫淵如、汪容甫、凌次仲、洪稚存、孔衆仲、董方立諸公均佳，而尤工者莫若汪容甫。龔定庵亦工詩駢文，而微傷粗獷。近世以樸學家而兼工文辭者，宜莫如章太炎，顧其文淵古，更常借用古字，此則非若亭林所譏爲自蓋淺俚者，綠章氏精小學六書，古文奇字，不自覺其翻瀾於筆底也。外此則黃季剛亦一時之傑，章氏稱其「精研彥和文心

，施之實事，爲文單複兼施，簡雅有法，不涉方姚憚張之藩，亦與汪李殊派。詩則山水之詠，雖未及謝公，乃於玄暉隱侯，幾如伯仲，信子才之超也。」季剛詩不多見，余嘗見其繆秋華室詩，少作多感慨沉鬱，如向島觀櫻花云：「故宇多芳草，何必棲蓬萊？」張園觀梅云：「獨來當此夕，寒意在高枝。」寓意云：「正是堂深簾密處，可堪春盡日斜時！」此殊不類樸學家語，視乾嘉諸老，抑又勝矣。季剛於江西派詩桐城派文，初亦攻之甚力，晚年則多寬假之詞，以其尙能讀書，遵守矩矱，實非荒僣語錄可及云。

書法與毛筆

我國書法變化之妙，全係於柔毫之運用，其橫直使轉，撇捺鉤畫，八法具備，與夫筋骨氣味之內蘊外見，均憑寸許毛錐，盡其能事。其筆墨神韻，又與畫理相通，故善畫者多工書，蓋皆須深厚之修養工夫，一發之於毫端，其毫雖柔，而運用之際，則萬毫齊力，集於中鋒，乃有如鐵畫銀鉤，如錐畫沙者。故書法之學，漢後始盛，則自有毛筆以來事也。近日市中有號召以鋼筆臨寫各體書法教授學子，又別創所謂若干種法者，不知中西文化之異，自各有其相互適應之道，西人以鋼筆作書，與其左行橫列而無書法藝術之美之文字，固相適應，我國文字之結體用筆，則利在直行，若橫行則無論左右，均非其便，其偶有右行橫列者，亦只宜少數之題額而已。自世之變，學校教育，已無書法一科，莘莘學子，寫作中西文字，率用鋼筆，問以我國固有藝術之書法，幾於不知所解，故所書如僵蛇秋蚓，不堪入目，即身負文教重責或自命當世之學者文人，其所書亦往往以怪誕惡俗文其醜陋，其於執筆之法，六書之源，與夫後先結構程序，更無論矣。海隅環境，事事洋化，舍己耘人，此風尤甚，恐若干年後，將更不知毛筆爲何物。而投機之徒，竟以所謂鋼筆書法設教，曲學媚世，推波助瀾，乃至此哉！夫鋼筆與我國書法之不相適應，理固然矣。然爲簡便計，亦未嘗不可以爲臨時紀錄之用，此屬諸實際應用問題，而絕非可以語於書法藝術，使果善用毛筆，能知書法結體用筆之妙，則偶用鋼筆，亦必能結構方正，書寫流利，雖兩者柔剛不同，而其對象爲我國文字，須於毛筆建立基礎，倘未經毛筆訓練，逕用鋼筆，必無

是處，尙何有所謂書法乎？抑我國書法，更有精神感通作用存焉，足以覘其人之品德學問，與讀書敦行，息息相關，故賢哲學人之書，與書匠駟儉之書，又自有其觀察判別之道，倘僅憑區區外形點畫，較其書之優劣似否，已難免捫燭扣槃之譏，若以不同之工具，作強意之刻畫，執管既異其法，取形而遺其神，而謂有書法可言，其欺人自欺，適彰其陋，不更甚乎？彼巧立名目以圖一時之利，舉世皆然，吾何怪焉，獨以教授來學，則殊非其宜耳。

釋灝

「灝」於說文，祇訓作「豆汁」。而漢書司馬相如傳：「然後灝滌潢漾」。顏師古注引郭璞云：「水無涯際貌。」王先謙補注引玉篇：「浩浩，水無際也。」「灝」殆「浩」之借用耳。「浩」有廣大之意，詩小雅雨無正：「浩浩昊天。」據孔穎達疏：「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楚辭九章懷沙：「浩浩沅湘。」王逸注：「浩浩，廣大貌。」即玉篇「浩浩」之所本，故韻會乃有「灝滌，水勢遠也」之訓。又揚子法言問神篇：「商書灝爾。」司馬光集注：「夷曠也。」則又有平直濶大之義。要而言之，靡論其爲「無際」，爲「廣大」，爲「夷曠」，皆平濶無涯之意；學問之道，曠遠緜邈，茫無際涯，學者惟本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窮研其理，而益之以篤行，乃臻全粹之域，庶幾無負斯義。灝社諸子，以二週年社慶刊發特輯，來請撰文，因略闡斯義而勉之。

